

笑问海岛谁常客

◎陆汉洲

每天,从蓬莱乘船前往长岛的数十班客运航班总是乘客满满。在这些来来往往进岛出岛的乘客中,不乏曾在岛上服役的老兵身影。

“铁打的营盘,流水的兵。”作为京津的海上要塞,近70年的时间里,数十万部队官兵结缘长岛,将生命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海岛。官兵们即使退役多年,心里也总是放不下魂牵梦萦的第二故乡。看看曾经驻守的海岛,追寻留存在记忆深处的营房、哨所、礁盘和岛上的乡亲,仿佛成了老兵们一种奢望的梦想。虽然,经数年前的军改大动作,曾经的要塞区部队番号已经消失于流逝的岁月里。然而,老兵们对第二故乡眷恋依旧,缘未了、情更深。

“长河流岁千秋过,笑问世间谁常客。”结缘长岛的要塞老兵,如今,无疑成了海岛的常客。

天高气爽、风平浪静的那个夏日,我们十来个江苏启东籍长岛老兵和军嫂又一次不远千里,跨海登岛,回访第二故乡。这也是我近十年来的第五次进岛。八年前的那一次,我还是携老少三代、一个五口之家前来的呢。我们此行中的大钦岛老兵黄鹤群夫妇离上一次进岛,尚不满仨月。

一个“缘”字怎么得了!且能“缘”生“缘”,“缘”“缘”连环,“缘”“缘”相扣。每一次进岛,总会衍生出别样的“海岛情缘”。北隍城接待我们的“宇晨渔家坊”主人顾延波、葛晶夫妇,曾是我爱人在岛上任教时的学生。北隍城港售票员宋丽梅看到我购票时出示的身份证,就说经常在网上看到我的文章。她父亲曾是我们团生产队打渔船的老船长,他的故事——《宋延山打鱼不渔利》曾在1982年的《解放军报》上发表过。

在蓬莱经长岛开往北五岛(砣矶、大钦、小钦、南隍城、北隍城)的“寻仙12号”客轮上,一张写满沧桑的古铜色面孔,不经意间出现在我面前。

“您姓陆?”我不禁一愣。透过沧桑岁月,那张古铜色的脸似曾相识。

“您是陆汉洲!”古铜色脸这一回更直接,且十分肯定。

“是的,我是陆汉洲。您是?”“我叫安太林。1979年12月入伍的胶州老兵,原步兵十连上士(给养员)。我有您一本《长岛岁月》,您没变,一眼就认出来了。1983年年底我退伍时,您在团政处组织股。”

“哈,那咱们是战友啊,难怪我觉得有些面熟。”我高兴地说。接着又问:“您也回北隍看看?”

这一问不打紧,安太林的人生故事便迅捷展现在我的面前。原来,安太林退伍后的翌年春天,便回到岛上,兑现曾经的约定,与山前村一渔家姑娘结婚成家,在北隍城岛扎根了。从此,进岛出岛成了安太林的家常



便饭。在岛上,他曾是客人,现在是主人。

宋永升是北隍城老乡。我与宋永升牵上头,纯属偶然。两年前初夏的一天,我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,说要寻找他当年的班主任——王菊平。王菊平是我爱人,1983年从启东教师岗位调入海岛,在北隍城山前小学教过四年书,但却不是他的班主任。误打误撞,我们就牵上头了。宋也是退役老兵,经营一个养殖场多年,他还是山前村两委委员,乡政府让他和乡里的退役老兵老魏具体负责进岛老兵的接待。那天,宋永升仿佛礼节性地对我说了句“到北隍提前说”,就因了这句话,我们这次进岛就和他取得了联系。而宋永升向我提起的那个乡政府退役老兵魏秀师,原来也是北隍82无后坐力炮五连1983年冬入伍的青岛兵。

次日,船靠北隍码头。我和宋永升虽然从未谋面,却几乎同一时间分别走向对方紧紧握手。这一种心灵感应,神奇吧!那晚,宋永升以他养殖场自产的高规格野生海珍品设宴,并请来乡里主官陪同。那一种真诚,令人感动。老魏曾是五连炊事班战士,缘于他有一手好厨艺,退伍时被乡政府看上了。于是,他在岛上一待就是40载。

“这些年您在北隍接待过多少老兵?”“那可多了去了,最多一年有四五百人吧。”

“许多老兵年事已高,想回第二故乡看看,逐渐感到力不从心。今天下午,我们就受一位此次不能前来的战友委托,前往城东村寻访他曾经留下过青春记忆的守备二连营房。”我对魏秀师说。

军改大动作后,驻岛部队不能提供接待老兵的食宿保障,但对老兵的热情不减。我们此行参观军营、阵地、团史馆、老海岛展馆等,驻岛部队都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支持。

要塞历经数十载,一茬茬一代代,遍布五湖四海的长岛老兵数十万。老兵们进岛出岛,相互都有照应。蓬莱、烟台,几乎就成了长岛老兵进出岛的中转接待站。我等此行进岛时,有原海防三团政委葛亮在蓬莱提供帮助;出岛时有要塞优秀“军二代”马素平、朱炳山在烟台热情接待。

笑问海岛谁常客?无疑是海岛老兵!然而,能够不远千里万里,回访第二故乡的长岛老兵还是少数。

许多老兵喜欢写回忆文章,重温海岛军旅生涯。经常现身于齐鲁壹点“海岛寻梦”专栏的老兵,不下百人,最年长的已近九旬。即使当年他们的海岛生活如此艰苦,游走的记忆仍然封存于流年里,然而在字里行间无一不是他们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那些闪光的足迹。



荷塘

◎顾彬斌



军营往事难忘怀

◎朱进清

随着“八一”建军节的日益临近,每到此时,回忆最多的还是部队生活。今年虽然退役35年了,军营的一些往事像胶片似的在脑海里翻过。

匍匐前进训练

每天,我跟正团转业在南京的老连长都有微信问候。我跟他走得近,是因为曾经在他当连长时,我当过连队通信员,吃在一桌,住在隔壁。

1986年盛夏的一天,大雨哗啦啦下个不停。按训练计划,连队无法实施露天训练,连长“突发奇想”,命令3个排长把队伍拉到饭堂训练,训练科目:匍匐前进。战士们个个傻了眼。

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,连队饭堂清一色水泥地,可不像现在铺上了防滑地砖,富丽堂皇、洁净明亮。饭堂水泥地,长年累月多多少少会沾上油渍变得乌黑,在这样的环境下训练,军装的干净度可想而知。

服从命令,是军人天职。部队拉到饭堂,随即展开匍匐前进训练,一套完整的训练动作完成后,军装的命运可想而知,仿佛在给水泥地做清洁,黑不溜秋的。

现在想来,这样的训练有必要,军事训练就是要在恶劣的环境下进行,这样才能锤炼官兵的意志和部队的战斗力。

抢运水泥

夏季,雷阵雨天气多。

1986年夏季的一天夜晚,自由活动时间,临近吹熄灯号时,有的战友准备睡觉,而有的战友还在会议室里津津有味地看电视。突然,雷电交加,看来一场倾盆大雨即将来临。

这时,连队突然接到上级要求迅速集结,快速赶到附近某工地抢运水泥的命令。



于是,连队紧急集合,连长用高八度的嗓子命令:凡是沒有睡觉还在看电视的全部拉出去抢运水泥。那晚,我不在看电视,准时就寝,没能赶上去抢运水泥。

由于连队快速到达指定位置投入“战斗”,使几十吨的水泥在暴雨来临之际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。

草席厂救火

1986年9月30日晚上,连队会议室里,战友们正津津有味地观看着央视国庆文艺晚会直播,电视荧屏上,董文华满怀深情地演唱着《十五的月亮》。突然,一阵急促的紧急集合哨划破天空。原来,浦口区草席厂露天原料堆场失火了,需要连队火速支援,配合消防部队灭火。

草席,是过去夏天家家户户必备的床上用品,一定程度上能纳凉消暑,但其功能远比不上现在的竹席和空调效果。

我们连队几乎全员拉动到达草席厂。眼前的露天草席原料堆得像个大山包,经过消防水枪的压制,虽然外围的草席被水淹没着,没了明火。但是,内里的草席仍然火星浓烈。

按照指挥部部署,我们的任务是把没有燃烧的草席原料快速抢运到安全地带,最大限度减少企业的损失。

到达现场,连队接受任务后,迅速投入战斗。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抢运,我们的任务基本完成,此时,已是凌晨,参战人员浑身湿透,冷得发抖,30多年前的深秋,可比现在的深秋冷得多。看到官兵饥肠辘辘、精疲力尽,军务处长一道命令:回撤。我们回到连队时,已是凌晨3点,炊事班做了麻辣面疙瘩,然后大家洗了个冷水澡。

次日,连队执勤8点钟吹响起床号,延时起床,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。

悠悠三十五载,我们这批100名南通兵,无论留队的,还是退役的,多有建树,书写了人生精彩的一笔。

都喊出来

蜜蜂

它只和盛开的鲜花亲密
对落英却置之不理

无花果

它把花开在果实内
自己知道就满足了

大自然拾趣

◎晨松



知了

它昼夜嘶鸣
只为把
在地下积存了十几年的愿望